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六三七號　原名：抗戰日報　地址：山西興縣

新華社重要更正

本社日前所播「中共中央關於公佈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決議」（見十月十三日本報）中，「消滅封建以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應爲「消滅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即「以」字改爲「性」字。特予更正。

新書廣告

中國土地法大綱（內包括告農民書）……一五〇〇元

論共產黨員修養（再版）……六五〇〇元

毀滅新名將修……三〇〇〇元

晉綏新華書店

興縣楊家坡貧僱農大會上

審查到會貧僱農成份

舊幹部任效堂 舊中農劉成劉 等六人被審查出會

（興縣訊）楊家坡召開行政村貧僱農大會，到會貧僱農二百三十二人（內有三十五個新中農，廿個貧苦婦女）。會上首先審查貧僱農成份，高木泉村劉成是個舊中農，與楊家坡地主楊光滋有關係（寄放東西），在自然村討論時，貧僱農不好意思說出，舊幹部劉掩×也說他可以參加，結果就馬馬虎虎叫他來參加了。可是到會的貧僱農不客氣地指出劉成劉沒資格參加貧僱農大會，叫他退出。尹家岡舊幹部又是逃兵的任效堂（新翻身中農），自然村討論時，貧僱農不敢揭露他的錯誤思想和行爲，可是到大會後，馬上看出了貧僱農的力量，打破了他們原來的顧慮，自動起來說任效堂思想不好，自私自利，在減租減息時期，他靠上「幹部」勢力撿的買了好地，沒有幫助貧僱農翻身。大會貧僱農一致叫他出會。張盛家塔舊中農田海成，在自然村討論時，他說他是新政權成立後買下的地，他是個新翻身中農。（編者按：新翻身中農參加貧僱農大會，他的思想也必須是貧僱農的思想。因此對參加貧僱農會的新翻身中農的思想應進行嚴格審查。）一時模糊了該自然村的貧僱農，個別貧僱農雖了解他不是新中農，也沒好意思說，就讓他來開貧僱農大會來了，當他們看到各村都嚴格審查貧僱農時，他們即說出了田海成雖是新政權來買的地，但他是用過去存下的白洋買下的，不是減租減息買下的，他是個舊中農，不能參加貧僱農大會。還有一共有六個不合格的被審查出會。

初步審查翻身委員

成立行政村翻身委員會

接着大會對所屬十二個自然村的翻身委員，也進行了初步審查，因個別小村子貧僱農覺悟尚未提高，選出的翻身委員多不能代表貧僱農利益。如高木泉翻身委員三人中就有兩個成份是舊中農，另一個貧農出不起作用。會議上決定發動羣衆（主要是貧僱農），改選不是貧僱農、和不能爲貧僱農辦事的翻身委員。各村選出的翻身委員會必須首先經過全行政村僱貧農大會審查通過及農民大會的審查通過，才爲合格。會上工作團同志宣讀了「土地法」與「告農民書」後，主席楊毛命號召大家吐苦水、挖窮根，打破封建命運思想。隨着到會貧僱農即着重討論了貧僱農的骨幹作用與怎樣鬥爭地主兩條，討論到團結中農時，貧農張滿洞說：「打垮地主階級，貧僱農和中農要團結，咱們是骨頭，中農是肉。要中農跟上咱們走，不能咱們跟上中農走。」討論「怎樣鬥」時，到會貧僱農一致認爲要徹底打垮地主階級，必須貧僱農打破命運等封建思想，提高覺悟，不把封建命運思想打垮，就不能找到窮根子，就不能翻身。爲了把吐苦水、挖窮根搞得好，決定除大會小會進行外，各個貧僱農回到家裏要發動自己家裏受過剝削的人講他們的痛苦，以進一步教育青年農民。最後，爲了統一貧僱農行動，便於清算與分配，到會貧僱農一致同意組織全行政村聯合翻身委員會，一致通過並選出了十七個執行委員，從中又選出五個常委，領導全村土地改革。

（王全茂）

汾陽某中隊・

打擊搶糧敵三戰三勝

（汾陽訊）本縣地方武裝某中隊主動出擊，打擊搶糧閻匪，連日三戰皆勝。十月十八日敵北峪鄉武裝二十餘，由盡善到上保村搶糧，正吊打羣衆時，該中隊配合四、五區民兵趕到，斃傷閻匪鄉長以下六名，解救被抓去之羣衆十人及毛驢十頭。同時離上保三里之凋郝溝村正遭閻匪二十餘之搶劫，發覺我軍後即倉惶逃跑，使該兩村羣衆未遭損失。十九日，該中隊主動轉至敵後，敵二〇八團四連配合四個鄉村閻匪共二百餘名，分散平川（十區）各村搶糧，該中隊配合民兵一部勇猛打擊，戰鬥一小時，將敵全部擊退。此次戰鬥俘敵鄉村隊長以下二名。奪回被敵搶去之棉花八十餘斤，糧食一部，當時即歸還羣衆。二十日，敵保警隊八十餘由仁岩去汾陽城，企圖在太汾路各村搶劫，走至盡善村西，我該中隊配合民兵猛打猛衝，敵不支狼狽鼠回仁岩。（馬光世）

（新華社呂梁五日電）孝義趙家溝民兵擊敗閻匪，奪回被劫的東西交回羣衆。十月四日，孝義閻匪鄉村人員三十餘，在趙家莊等村搶去羣衆牛、張汝榮、王永孝驢各一頭，羊一羣。我趙家溝民兵聞訊，即向敵出擊，因他們熟悉道路，時敵打得支架不住，一直追至十五里，奪回全部牲畜，交還原主。羣衆便拿了月餅和棗子慰勞他們。（閻得志）

延屬分區各縣游擊隊

半年中壯大二十倍

傷亡一四七名殲敵四千二百餘

（新華社西北九日電）陝甘寧邊區延屬分區各縣游擊隊，半年與蔣匪作戰中，壯大了二十倍。延安游擊隊發展最快，繳獲最多，半年來，斃傷俘敵即達一千八百五十餘名。延屬各地游擊隊半年來（三月中旬至十月底），據不完全統計，共斃傷俘敵四千二百三十九名，我游擊隊僅傷亡一百四十七名，我敵損失爲一與二十九之比，繳獲機槍十九挺，六零砲二門，子彈七萬餘發，電台一部，牲口五百九十三頭，洋麵千餘袋，並擊落敵機一架，毀敵汽車十三輛。

階級異己份子任玉明

混入工作團破壞土改

開除其團籍交原村農民清算

（河曲訊）十月二十八日，一區坪泉村羣衆及工作團幹部，鬥爭混入工作團的階級異己份子任玉明，一致決議開除他工作團團籍，押回原村交農民清算。按任玉明，興縣黑峪口地主，現年二十四歲，晉西事變後，混入青救會，後到武委會、實驗學校及邊區武委會「工作」，一貫貪污腐化，包庇地主、富農，欺壓農民。今年三月任玉明在岢嵐工作團「工作」時，藉口回家訂婚，趁機把他家值十九石穀來的財物隱藏起來，逃避羣衆清算。今年六月任某調到保德杜家塔時，工作組的一圖滑，竟勾引某貧農的婆姨。任某害上麻病，但他卻揑鬼說是害口瘡手瘡，工作團當時未識破其奸計，准他請假治病，還給騎上牲口送到馬舖灘醫院，病稍好些後，就未經工作團允許偷偷跑回家，探聽羣衆鬥爭他家消息，並安排與興縣城地主孫某的女兒結婚。在興縣把十二萬元萊金，因抽紙烟安排結婚就花了一大半，後經邊區武委會發現，制止他結婚，他即心懷不滿逗留興縣城內，經邊區武委會嚴格督催，他才回到工作團。從興縣回工作團時，從邊區武委會領出九月到十二月的十二萬萊金和一百五十斤糧票，回來後又到工作團把他同一時期的糧票萊金領去，共領了兩份。工作團叫他把從邊區武委會領的萊金糧票退回去，他藉口說沒人回興縣，不願退回。此次工作團到河曲工作，他即把一百五十斤舊糧票私向河曲縣政府兌換成新糧票，把邊區武委會發的十二萬元萊金，完全貪污吃了紙烟瓜菓，此外還把工作團發的十一、十二兩月萊金長花下兩萬多元，並用六萬元萊金買了六尺白洋布。任某自己本有糧票，但他卻偏向某同志借了九斤糧票，一直沒有還過。任某在保德南河溝工作時，羣衆幹部忙於分配土地財物，他卻逍遙自在單獨去抓機溝看夜戲；在分配窰房時，他竟給富農來講子分了窰洞（以後糾正了），引起羣衆非常不滿。任某在興縣與地主李初在拜「拜識」，又和裴家川口地主裴廷鈞寫信稱「同志」，一貫堅持地主立場危害羣衆利益。此次羣衆會上，當場說下任某的軍衣軍帽開除工作團籍，交回興縣黑峪口羣衆清算處理。（邢堅、李瀚）

× × ×

北平市立中小學校

爆發求生存罷課運動

（新華社冀中八日電）與上月以來北平學生進行反壓迫爭自由正義運動同時，上月二十四日起，北平市立各中小學校亦爆發求生存罷課運動。據天津民國日報二十六日訊：平市市立各中小教職員因物價日高，無法維持生活，曾於日前向市府提出配發實物，參照大學辦法，配給冬季用煤，補發八月份實物差額金二十萬元，提高底薪，十月份薪金按新標準發給等要求。經蔣記市府及教育局一再推諉後，十月二十四日，市立各中小學以各種方式進行罷教，有教職員全部請假的，有自動不到的，有全部師生赴郊外旅行的。蔣記市府對此大起恐慌，用種種手段進行欺騙，勸告各校於翌日復教，但各校教職員以目的未達，無法維持生活，遂拒絕復教，要求，於二十五日繼續罷教，各中學校長及各小學代表百餘人分別集會，決定成立教職員聯誼會，推選代表七人，繼續進行鬥爭。

聲討蔣匪新的法西斯暴行

華北學聯號召總罷課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綜合合衆社七、八日北平電訊：蔣管區學生爲反壓迫爭自由的正義火炬前進。由平津唐山等各校組成的華北學聯，八日號召華北蔣管區所有大中學進行總罷課兩天，以聲討蔣匪在學生罷課期中新的法西斯暴行。七日，北平各校學生舉行浙大于子三烈士追悼會時，蔣匪派出兩卡車全付武裝憲兵及大量警察特務，企圖阻擾。當北大第一批學生兩千餘人到達會場時，即遭蔣匪警憲特務以石頭毆擊，並當場捕去學生六人。蔣匪阻擾計劃在數千學生英勇堅持下，宣告破產，追悼會仍在悲壯的氣氛中舉行。北大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在致詞中，表示支持學生罷課行動，並痛斥蔣匪逮捕學生月餘不加審判的非法性。北大經濟系另一教授，在致詞中亦作同樣表示。

在罷課期間，蔣匪以繼續作法西斯暴行對付學生。六日，蔣匪三青團特務三十餘人，曾闖入北平師範學院，以鉛管毆打會場，學生代表受傷，學生中六人已送醫院救治。五號晚，燕大、清華學生四人一度遭蔣匪以卡車綁去。蔣匪法西斯行動激起學生更英勇的反抗，據學生會發言人表示，學生情緒激昂異常，已投票決定繼續罷課，直至被捕學生獲得自由，並將舉行大示威。

五寨上鹿角封建富農劉四

竊取領導破壞土改

行政村貧僱農大會揭露了他的陰謀

（五寨訊）崖窯、上鹿角、邱家坡三村貧僱農會上，上鹿角貧農徐根住子和劉三大架提出該封建富農劉四破壞土地改革行爲。劉某是上鹿角封建富農，去年徵公糧時，他曾勾結戀子溝村公所書記趙建章（地主，已被群衆扣押），改訂爲「中農」，前年他當村主任，因貪汚浪費被群衆清算撤職，後來又混入某部商店，光跑外經理，時常回村耀武揚威，拿上路條假充公事，在村裏不服抗勤。最近告農民書發到村裏，他首先看到，便假意讓給別人讀，他爲了破壞土地改革，逃避群衆對他的清算，便設法把參加四區農民代表大會回來的代表劉志清、鄭六小弄住，並串通舊幹部劉禿子等「選舉」他當了清算大會的「主席」（編者按：此處旅稿未盡清楚），在他的把持下，用攤派辦法向該村十一戶富農要出三十九大石穀、七口猪、五條牛、三十五隻羊、四十八口袋山藥，他出主意殺了三口猪，按人口每人平均分了三斤七兩肉，他家九口人就分了三十多斤，貧農單身漢劉三大架分了四斤七兩，還說是「照顧了貧苦群衆」。因爲這村農民代表被他迷弄住，村裏的群衆都不敢說。三村貧僱農會上，貧農徐根住子、劉三大架提出這個問題後，崖窯和邱家坡的農民就指出，上鹿角的領導被壞人掌握了，主張立即把劉四逐出，不要他再開會，並要他退出竊取的三十多斤猪肉。但這個決定，上鹿角的貧僱農回去後，劉四爲轉移目標，又活動要鬥爭成份尚未弄清的劉三，這時正遇全行政村貧僱農開大會，徐根住子、劉三大架又把這個問題在會上報告了，大家聽了非常氣憤，一致主張把劉四扣到會場質罪，有三個人自動到上鹿角把劉四扣來；一進會場貧僱農就問他是什麼成份，起初他狡猾說是：「中農」，大家質問他：「誰給你定的個中農？」他無法狡辯，承認是封建富農，大家追問：「你是封建富農，爲甚麼假充中農，混進來胡鬧？」他說：「錯了，混得分些東西。」群衆揭露了他的陰謀：「你全說了吧，不只是爲了分東西！」最後劉四才承認是：「我怕群衆清算，我還想繼續欺壓群衆，就混進來破壞。」大家都說：「狗日的封建，還死心不滅，還想壓迫咱們，非徹底打垮他不行！」同時一致向上鹿角參加這區農民代表會的兩個代表提出批評：「代表會上給了你們刀把子，敎你們領導群衆鬥爭封建，你們回來反把刀把子給了封建，繼續敎封建壓迫咱農民！」現在全行政村貧僱農正研究幫助上鹿角貧僱農，並決定崖窯、邱家坡、上鹿角三村共同成立一個貧僱農小組，領導三村工作。（弱雨）

檢了，第二天即開鬥爭大會，貧農王奴兒娄續蹲果梅扯着惡霸柳棒，說：「你偷咪家的南瓜，我碰見了，你不說黑白，拉住就要強姦，我給你說了多少好話，嚷了個倒場，你才放開，你好厲害呀……」說着脫下她的鞋來劈頭打了好一會。貧農高三長說：「，我大（父親）死的早，我媽討吃，你不給吃的也罷了，你爲什麼追住把狗放出來咬在咪媽腿裏呢？你長的什麼心？」高侯兒說：「你要在人家侯由家吃洋烟，老婆婆不賭，你把人家老婆婆捆在地下，脫下褲子侮辱，還非在人家家裏吃洋烟不可。你怎麼會那樣欺侮人呢？」隴了十八年長工的新中農高光懷說：「你明知咪家的山藥，我是偷的看你例，見也不難見你之先攔瞪級惡油且說：「你偷了咪家的菜，你問了你一下，你就要拿斧子砍死我，鄭家們推開，咪男人同來給你賠了情，說了好話。你好顯氣呀！」先後共有四十來人訴說了冤苦，痛打了惡霸，惡霸們灰灰的低着頭，領受着農民對他的教訓。最後大家一致意見，將該惡霸予扣押，準備在全行政村聯合鬥爭大會上徹底鬥爭。（許撥瀚）

興縣高家溝群衆

從嵐縣抓回逃跑地主　全村男女一齊來鬥爭

（興縣訊）二區高家溝群衆鬥爭地主惡霸高國子。高某外號「赤腳野鬼」，是六輩子大地主，過去擁有八千多畝土地。抗戰後高某將土地大部出賣，現只剩下九十畝。今年五月間，與他弟高補棟、族弟高六兒三人，改名換姓，逃奔他鄉，逃避清算。但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寺」，群衆的冤仇是必須洗雪的。陰歷七月間，群衆自動集會，選出高鎖兒、高侯兒、趙仁德等七人，分路出發到嵐、保、興各縣抓拿，終於八月初二日在嵐縣東村落入人民之手。這三個地主惡霸扣押回高家溝後，群衆痛快

臨縣教育科長李樹藩　經群衆清算開除出黨

（臨縣訊）十月三十一日，一區前後南塔兩自然村召開農民大會，審查共產黨員。群衆首先要求開除混入共產黨內的縣府教育科長李樹藩的黨籍。李家是該村三四輩子的地主，李某在四三年混入共產黨內，一直到今年七月間，曾當過區長、完小校長、教育科長。會上群衆揭發了李某許多罪惡事實，接着分組討論李某的黨籍，大家一致指出：李某是混進共產黨內欺壓群衆的地主，一貫給地主辦事，沒給咱窮人辦過好事，叫他休息吧（開除黨籍）！群衆揭發出李某的罪惡事實如下：

本村新翻身中農張富花租種他家土地數年，四二年的租子是明減暗不減，前年執行租減時，他的佃戶都減了，他的佃戶以爲「人家是縣府科長，甚不知道？看自動叫減吧！」結果等待好久李某也不說甚，後佃戶提出租減，才給了五千元，還拍桌子給了佃戶瞪看。四五年徵公糧時，本村地主和他在五區的莊地都徵了財產，時分散，也鄉出來，他和高閏天（縣長）說的來「了一信」叫下公糧，當時群衆不同意，未執行。去年「五一四」後，本村農民向他清算糧食五斗，他在縣裏活動的按六成出了三斗，減了二斗。去年群衆清算地主李樹全，算下小米四十多石，又向地主李仁民清算出糧食一石多，這兩個地主跑到縣府找李樹藩，李向縣長反映說：「樹全窮了徹底了」，向縣委反映說：「搞的太過火了」，並把李仁民說成中農。縣委當時不了解情況，就派一區區委劉仲成同李樹藩回南塔解決，結果，李樹全應退十多石減成三十四石多，李仁民應退一石多減成四五斗，解了群衆向地主的鬥爭。

去年冬天李某私自把在白文的土地出賣了二十一畝，後來行署命令地主違法私賣的土地要退價，他還是推不退，今年三月間，又私賣了一些傢具。南塔開始土地改革時，叫他從縣上回村解決問題，他回來向縣委說他有債務，土地改革中要照顧他，並說他回家沒底財，來以後，向該村工作團說：他短三交完小王兩西的米，短借的治女人的病來，又是短某完小王克的米，是向裏短那裏，詢下不少債，叫把這些債除過，再接收財產。當時農民提出：「這次土地改革是叫你拿出剝削的血汗，窮人要翻身啦，又不是叫我們替你還債。」在群衆壓力下才拿出元寶、銀洋等財物。這次審查中，群衆一致意見開除他的黨籍。（王民植）

軍區政治部及前綫戰士　函謝白文農會

（本報訊）白文新農會成立時，曾贈送本村二十三位前綫戰士慰問袋，經軍區政治部收轉（收轉去十二個，其餘由農會直接送達），政治部及前綫戰士郝榮吉、楊根弟當即覆信，表示謝意。茲將原信披露於下：

（一）

白文鎮農會同志並轉全村農民兄弟姊妹們：

今天見到了你們村農會委員高牛生同志親自送來十二個慰問袋，我們真是有說不出的高興！我們一定把它送到前方，交給你們的好兒子，好兄弟們。想他們聽到了自己親人徹底翻身的喜信，看到自己村子裏「翻身紀念」的禮物，真不知怎樣的高興啊！他們一定會打更大的勝仗，來回答你們的熱愛！

他們現在部隊裏，除了堅決打垮地主階級的代表蔣介石、閻錫山，也正在把藏在軍隊裏的地主惡霸，齊送給農民去處理，軍隊裏也要咱貧苦農民來當家，槍桿子要拿在咱自己手裏，全心全意爲保衛農民翻身而勇敢戰鬥！他們在隊伍上都是親愛的階級兄弟，像在家裏一樣，請你們不必掛念！

最後，我們代表這十二位同志和全體指戰員向你們道謝！

此致

翻身的敬禮

晉綏軍區政治部

十一月三日

（二）

白文農會諸位同志：

你們的來信及慰問袋都收到了。自接到你們的來信，我們都很高興。特別是從信中看到咱白文的土地改革，農民翻身的情形，把咱白文的壞蛋——地主惡霸，在經濟上以前剝奪了人民的財物，現在都完全吐出來交還了農民；在政治上的威風，亦經過人民起來，應門的門了、[illegible]了，大小地主都向人民低頭，真正受過折磨壓迫的貧苦農民也當了權做主。幾輩子不敢說話的人，現已敢說了，並把對地主的一切冤仇也報了。以前不敢說話的貧僱農也變成農會主席了。每件大小事情出來，都能由大家提意見，想辦法，真正能代表了人民大家來辦。

你們土地改革的這一偉大工作已勝利地完成了，現貧僱農民都得到勝利果實，有了吃，有了衣穿，有了住，有了地種，這是從古到今未經有過的大喜事。

我們把這信給全連戰士讀了後，大家十分高興，願把這個高興今後帶到工作中去，努力學習，鍛鍊自己，準備一切力量，多殺幾個頑固派，替人民除害以報答你們。此致

祝你們土地改革勝利！

獨立二旅四團　郝榮吉　楊根弟　同啓

十一月四日

大武各閭農會　調劑菜甕收藏秋菜

（臨石訊）今年八月間，大武曾調劑出地主富農的一百零五畝水坪地，分給貧苦群衆種植秋菜。秋菜成熟後，一般貧苦群衆都愁沒菜甕，菜熟在地裏不能起，新各閭農會討論後，決定將查封了地主富農的甕先借出。據現在統計，已有一百個甕借給貧苦群衆，各閭還正在繼續調查統計。貧苦人有了菜甕，連夜趕做，婆姨們還互相變工幫助，準備連枯葉子都要做成菜，谷汁晒乾，準備明春當口糧。貧農薛光華夫婦二人就做了兩大甕菜，估計能吃到明年四五月。（沈世鳴）

汾西北山堰村群衆　審查會員成立農會

（新華社汾西南電）汾西區北山堰村群衆鬥倒地主後，成立農會領導平分土地。十月二十三日，領導群衆鬥爭地主的群衆代表和僱農王根喜等九人，發起組織農會。經僱貧農醞釀會員條件：是堅決鬥爭地主，不自私自利，爲人正派，等。經過個別介紹，自願參加，然後再經大家互相審查批准。群衆在會上，衆指出貧農王三梅包庇地主，[illegible]一塊被子；地主[illegible]給大家，大家都[illegible]立場不穩，說他[illegible]參加農會資格，報名參加會[illegible]上領劊要明英檢討出自己男女關係不正派的缺點，大家說：「能改正就行，你鬥爭地主堅決，可以參加農會。」大家對貧農王文鑑的意見是：鬥爭地主堅決，同意他參加農會，但指出他不接受別人批評，在大會上不讓別人說話的缺點，要他改正。經過兩夜一天的檢討與互相審查，在報名參加農會的二十六人中，批准了二十三個。全體會員正式選出農會委員五人，由貧農王文鑑任主席。現農會已開始領導群衆平分土地及其他鬥爭果實，並準備改選閭長，審查民兵。（劉德勝、金石）

混入政府、工廠奸僞地主　忻縣何家莊群衆要回鬥爭

（忻縣訊）七區何家莊僱貧農，討論「告農民書」後，階級覺悟提高。首先提出混入我政府內的奸僞地主馮席珍與惡霸破產地主賈生金勾結，假稱「群衆」名義，打死前任村長趙雙元的問題討論，決定向政府將該犯等要回由群衆處理。接着討論惡霸地主賈清海欺壓群衆的罪惡，他對僱工是很苛刻，貧農張保元給他當長工，有一次搶在院裏一些土，便被他趕出去不用了。可是狡猾的惡霸賈清海，知道群衆還早要和他清算，他便積極化形逃避，於去年混入臨亭中學當伙夫，後又鑽入我某工廠做事。群衆決定派人到工廠中把他要回，一併進行徹底清算。隨後又在審查農會會員成份中，清出混進農會的地主閆黃龍、及破產地主板丑小等。（王勞、批忠、寥星）

更正

本報十月三十一日一版「我綏蒙騎兵一旅一部殲傅匪騎兵一連」消息，傅匪騎兵一千二百餘係一百二十餘之誤，南亭莊係南京莊，大房院係火房院之誤，因係電訊譯錯，特此更正。

本月八日本報二版興縣抽調大批幹部下鄉普遍整編一訊內「允許富農王殿珠從鬥爭果實中拿去一件衣服」一句，查王殿珠是地主，從鬥爭果實中拿衣服一事，經群衆反對，並未實現，特此更正。

冒充我軍爲非作惡　流氓任六則　被民兵抓住交群衆處理

（陽曲訊）陽五區民兵扣獲冒充我軍，破壞群衆紀律的任六則。任某是楊房溝村的民兵，在村中一貫爲非作惡，欺壓群衆，開口便駡，動手就打。在本村冒稱是我某支隊的偵察員，亂搞破鞋，走到那裏都強迫向群衆要白麵、雞蛋、西瓜，群衆給的慢了都不行，並向某村群衆勒索要大烟，竟敢翻箱倒櫃的「搜查」。後又冒充武工隊「隊員」，到忻八區宇尾莊亂搞，當被群衆識破，捆送途中又掙脫逃跑。事後，任某跑到縣一區某村冒稱陽曲縣政府「作工員」，正向群衆敲詐時，被我五區追去的民兵抓獲，當即交給群衆處理。（于秉智）

東北我軍一個半月攻勢
共殲蔣匪近六萬人
繳砲五百餘門收復城市十五座

（新華社東北九日電）東北民主聯軍總部頃發佈第十四號作戰公報，其中綜述秋季攻勢中十月下半月戰績稱：十月十五日以來，我軍攻勢繼續進行，展開對蔣匪爪牙地方武裝之掃蕩作戰，一舉肅清松花江以南長春以北蔣匪「衛星據點」多處，並擊潰錦縣及鐵嶺方面蔣匪之增援，至此，迫使蔣匪陳誠侷促於四平以南鞍山以北之中長及北寧沿綫與北隔於長春吉林及松花江北岸孤立無援之據點中，面臨缺糧缺煤和缺食之寒冬。現我軍攻勢作戰仍繼續進行中。茲將十月下半個月作戰戰果公佈如下：殲敵共一萬七千九百五十四名，計殲敵正規軍新一軍五十師一五零團及該師直屬美式山砲連全部，二零七師兩個營及山砲、機槍兩個連，新一軍之新三十師及新三十八師、五十二軍之二師及二十五師、六十軍之一八二師、九十三軍之暫二十師各一部，共七千八百七十四名，殲敵地方軍暫五十一師兩個團，一七二師一個團，暫五十三師一個團零全部，暫五十師三個營，騎三軍直及地方保安隊、交警第二總隊等部共一萬零零八十名，連前此一月（即九月十四日至十月十四日），一個半月內，共殲蔣匪正規軍地方軍官兵五萬九千三百四十三名，斃傷俘匪校級以上軍官共九十一名，其中計斃將級三名，校級八名，傷校級二名，俘將級四名，校級三十四名，共繳獲野砲、山砲、戰防砲及六零砲等五百六十五門，輕重機槍一千七百六十四挺，衝鋒槍一千二百十四支，各種槍支共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支，各種子彈二百三十三萬餘發，各種砲彈十萬六千餘發，擊落擊毀飛機四架，繳獲火車頭十三個，汽車五十六輛及其他軍用物資無數。收復城市十五座，即：伊通、西豐、法庫、梨樹、昌圖、開原、公主嶺、海城、彰武、黑山、阜新、九台、長安、德惠、朝陽，其中梨樹、昌圖、開原、黑山、阜新等五城，我軍已主動轉移。

美帝走狗加拿大政府
續以軍火援蔣內戰
加反動派必將自食所種惡果

（新華社陝北八日電）據塔斯社渥太華六日消息：美帝國主義走狗加拿大政府繼續以軍火援助蔣家匪幫，屠殺中國人民。加拿大多倫多明星報披露，二千六百噸的機槍子彈及大批軍火定貨，已於十一月三日由蒙特利爾（該地位於加拿大東岸，緊靠美國邊境）移交給蔣介石政府方面。在此以前，加政府曾以一百五十架蚊式轟炸機及六千萬美元貸款，援蔣內戰。加政府曾宣稱，六千萬元貸款中之二千五百萬元可用於購買加拿大軍用物資。中共中央關於加拿大以飛機及貸款援蔣內戰之聲明，曾嚴厲指出，加拿大反動政府以此種行爲，揭露自己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的罪惡行爲中的幫兇。加拿大政府此種赤裸裸地幫助蔣介石匪幫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中國人民將永遠記住，並且必定有一天，加拿大反動派將自食自己種下的惡果。

（新華社晉察冀九日電）上月二十二日清風店殲滅戰中，解放軍曾繳獲加拿大援蔣之新式輕機槍二十六挺，該種機槍構件簡單，槍身有黃色漆飾之花朵形標記，並有C.I.L.字樣。加政府援蔣內戰屠殺中國人民，又獲一鐵證。

加拿大人民集會反對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據合衆社加拿大八日消息：加拿大人民爲反對加拿大反動政府以軍火援蔣內戰，在蒙特利爾（即是裝運援蔣軍火地點）舉行羣衆大會。與會之加拿大海員工人聯合會、青年工人聯合會、米吉爾學生勞工團體等，皆一致反對加政府援蔣內戰罪行。不久前由華返加之恩迪科（即文幼章）博士在會上發表長達兩小時之演說，痛斥加政府最近以二千六百噸軍火武器援蔣內戰，恩氏號召到會羣衆簽署一申請書，反對加政府此種行爲。恩氏揭露該批援蔣軍事物資，包括軍火、機槍、飛機要件、輪胎、鐵軌以及拆卸下來準備在中國重新裝配的加軍事工廠零件。該批物資載於大西洋航運公司一萬噸的貨船克利夫蘭德號上，定於九日晨駛離蒙特利爾海港。恩氏指出，蔣介石的蓋斯塔波政府應對中國內戰負責，指出中國內戰類似美國「解放戰爭」，中共類似喬治華盛頓，其目的是建立一個眞正民主的國家。恩氏指斥資產階級報紙吹噓援助蔣介石，以圖蒙蔽西方國家人民，並評舉美「生活」及「時代」兩反動雜誌關於中國情勢的謬由報導（按指該兩雜誌所載布立特訪華報告）。

蔣區今年第四次物價漲風
延長二月餘漲速空前
漲風基因爲通貨膨脹與軍事危機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綜合報導：蔣管區自八月中起的物價波動，爲繼「二月漲風」「四月漲風」及「六月漲風」後之今年內第四次物價漲風。八月十七日，蔣匪頒佈的外匯新條例，將蔣幣貶值三倍以上，十八日，物價即沖破七月初起之一個多月的暫時穩定而大漲起來。開始是出口貨，繼而進口貨及國內土產及糧食亦均跟隨上漲，三天以內，上海桐油、茶葉價格上漲幾達百分之五十，進口貨中之汽油，三日內即上漲二倍以上。八月底至九月二十一日，各物又再度狂漲，尤以米、花、紗、布及美匯價格爲最烈。至九月二十二日，盛傳蔣政府將發行五萬元大鈔，百物又第三度狂漲不已，直至十月下旬，蔣政府瘋狂實行恐怖鎭壓，物價漲風才稍告停止，前後爲時共二月有餘，波動時間之長，爲今年已往三次漲風所不及。此外，上漲速度亦爲前所未有，以米價爲例，於十月中旬最高價格，每擔達九十萬元，自八月十七日起，隨月之內，幾乎漲增三倍。四月漲風來臨期間，一個半月才上漲不到一倍半。美匯黑市價格兩月中上漲二倍半以上，自今年二月黃金潮至六月底將近五個月，只不過上漲三倍。

此次漲風雖由外匯新辦法直接引起，但其基本原因，即是蔣匪從事反人民內戰所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據月前出版的上海世界知識十六卷第三期載「美國通訊」引述專家的估計，今年蔣匪財政總支出共需二十億元美金，即按官定外匯照價折合，亦在蔣幣一百萬億元以上。又據蔣匪財政部長俞鴻鈞所作估計，今年蔣政府可能得到之收入，至多爲十七萬億元，則總開支中，有百分之八十三以上即八十三萬億以上，係依靠發鈔彌補。這種惡性的通貨膨脹，還在繼續發展。

其次，蔣政府反人民內戰軍事危機表現於市場上，亦以此次最爲明顯。漲風發展至十月初突再度飛躍上升，據各方報導，主要即由於蔣匪政治經濟前途及軍事局勢之悲觀情緒瀰漫市場所致。蔣匪行政院長張羣於十月十八日在參政會駐委會上，也承認物價猛漲之主因，「一爲通貨膨脹，而軍事局勢之令人不安，亦原因之一」。由於其內戰軍事之失敗及人心之更加動搖，蔣幣之信用喪失殆盡，當十月中旬百物狂漲時，上海成了蔣幣之傾銷地，每一有剩餘蔣幣的人，均爭先出脫，以換取有固定價值之貨物，據口市場上，簡直公開以現洋進行交易。

魯中三分區基幹兵團
一度攻入益都城

（新華社華東九日電）魯中三分區基幹兵團於上月三十日一度攻入膠濟路中段之益都城，斃偽蔣記保安團五十餘名，俘七十餘名，繳武器一部。

（新華社華東九日電）濱海區地方兵團配合地方武裝與民兵，於上月二十九日連克臨（沂）青（口）路上關鍵重要據點重溝、王墓廟等十餘處，並逼退臨（沂）灘（雛）路上相公莊之敵及其周圍地區之特務「還鄉團」等，使臨沂、臨沭（新設縣）兩縣沂河以東地區打成一片。是役，計斃俘蔣軍八十三師突擊隊一一零名，生俘三十五名，擊斃土頑十餘名，俘六百餘名，共殲敵六百六十餘名。

聶、蕭、羅三將軍
賜見保南就俘蔣軍官
指出我軍發展了黃埔革命傳統

（新華社晉察冀七日電）聶榮臻、蕭克及羅瑞卿三將軍曾於前線指揮部賜見蔣匪第三軍軍長羅歷戎及其第七師師長李用章。三將軍於前線歸來後，於上月廿九日賜見第三軍副軍長楊光鈺及第三軍副參謀長吳鐵錚。楊係黃埔一期學生，吳係黃埔三期學生。當吳看到當年的師長聶榮臻將軍溫和的讓他坐下時，稍爲羞愧地說：「二十年後見司令了。」聶將軍告訴楊光鈺，楊在黃埔同隊的前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將軍，已在抗日戰爭中英勇犧牲，並指出：「蔣介石依靠黃埔發家，但他完全破壞了黃埔的革命傳統，只有今天在人民解放軍中的黃埔同學，才保持和發展了這個革命傳統。」吳長嘆說：「現在這個軍隊（指蔣軍）就和那時孫傳芳的軍隊一樣。」楊吳，楊說：「我雖當了副軍長，還不過是給一般做吃，名義上是中將，編制上卻是少將，只有那些當主官的吃得開，副職是有職無權的。」吳對自己現在還是個上校，並被胡宗南關了三年監牢，尤爲不滿。楊又頹喪地說：「戰爭是不能再打下去了。」聶將軍當向他指出：「我們是一貫主張和平的，但是蔣介石撕毀了雙十協定及政協決議，強迫人民接受戰爭，蔣軍的官兵應該覺悟到（指蔣管區）都能知道這些眞象，我相信全國人心一定歸向中共。」他們對此次解放軍出兵神速，極爲驚異，吳說：「我們總以爲你們主力在保定以北，待飛機出知我們已發現你們部隊時，我們還沒來得及準備，就被包圍了。」蕭克將軍當笑向吳道：「中央社說你們已完成『備隨』任務，退回石家莊，你看到這消息嗎？」吳大笑說：「看到了，看到了，除了參謀長劉仲乾因病未出來，新聞處主任未到任外，所有從石家莊出來的人，都已放下武器或作無謂犧牲了。」最後，聶榮臻將軍告訴他們，要好好休息，安心學習，我們對蔣軍官兵的政策，已在雙十節宣言中說得明明白白。」楊吳當即對此

美帝對我國
積極進行文化侵略
聯總壟斷漁業活動激起廣泛反對

（新華社陝北八日電）美帝國主義在從事軍事政治及經濟侵華的同時，其對華文化侵略亦在積極進行中。據美聯社南京四日消息，根據美國「傅爾布來特法案」，以二千萬美元用作所謂「促進中美文化合作」之經費，蔣匪行政院已予通過。該筆款項係從美國出售海外剩餘物資中撥出，規定作二十年之用。款項用途係充作在華美國學生及美國教育工作者在華講學之用，中國人士學講，則僅限於在華美方所辦之學術機構。美國大使館代理文化聯絡專員卜瑪麗女士曾宣稱，協定成立後，即設立一委員會，以美大使爲主席，「指導」此項工作，即表示美帝國主義將更加緊其奴役中國之文化宣傳活動。蔣匪外交部長王世杰九月二十三日在紐約「華美協進會」演說中，供認此項談判，去年馬歇爾在華時即已進行。

（新華社陝北八日電）聯總仰承美帝國主義的意旨而進行之侵奪中國漁業活動，已引起沿海的中國漁業界及漁工人的強烈反對。據合衆社上海六日消息：中國各漁業公司已向聯總提出抗議，斥其「侵犯了中國領海的捕魚權」。碼頭工人最近已拒絕爲聯總船隻所載之魚卸貨。各漁業公司要求聯總船隻之捕魚活動應立即完全停止，並將其捕魚船分配給各私營漁業公司，或出賣，或出租，以免妨礙中國正常漁業之發展。

湘桂粵贛邊境及湘北
人民武裝威脅蔣匪

（新華社華中八日電）湘、桂、粵、贛邊境及湘北人民武裝日益活躍。據蔣匪中央日報上月十四日透露，湖南蔣匪於九月初在長沙召開的「全省治安會議」中，十個專員的報告，均自供遭受人民武裝威脅。蔣匪湖南第七區專員誠實供稱：八月間，桂北活躍的人民武裝，在幾天之內就遍佈四個縣二十二個鄉，並於同月十三日，攻入湖南道縣、江華等地。湖南邊境，並時遭粵北仁化、乳源、樂昌等縣以及江西南大庾一帶的人民武裝襲擊。湘西麻陽與黔東銅仁交界處，亦有人民武裝經常活動。湘北平江、瀏陽一帶，散佈着數十或數百餘人爲一隊的人民武裝。

記地主馮牛牛大鬧鷄窩凹

劉忠文

一

馮家川自然村的一角，離村子的「風水」地方，叫雞窩凹。那裏住着三家人家：馮仲世長工和地一樣子，經過減租回贖，現在生活還趕不上一般中農；馮大富懷是個拐子，以前當木手工人，四十七歲上娶過老婆，養了一個小孩，後來因無法維持生活，老婆又走了，到現在他還是個赤貧；馮海旺七十多歲的老光棍漢，腿又拐，也是個赤貧。三家人住在這裏，好像住在一個孤島上面，村裏人除了向他們要公糧，派差事以外，誰也不去雞窩凹，他們完全被人遺忘了。馮家川棗樹特別多，但在大片棗樹林內，沒有這三家人的一苗樹，祇在他們各家破窰周圍，長着稀稀落落的幾顆棗樹。

二

地主馮牛牛，原住在馮家川村子裏面，自新政權建立後，他為了縮小目標，躲避公糧、抗勤，就看準了雞窩凹這個窮苦人住的孤島，從大街上搬到住在這裏。從此以後，這三家貧苦農民又叫這個吸血鬼壓榨開了。

三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的一天，地主馮牛牛拍打着馮大富懷說要給他娶個老婆，過了兩天，就打發惡霸馮鳳條去向馮大富懷說買他的窰洞住，大富懷窮得沒法，答應了，三眼窰賣了二十四塊錢，大對手的第二天地主就逼住他騰房子，大富懷祇好騰，可是自己沒了住處，地主說：「你暫且在我家過幾天飯吃吧。」一兩個大富懷一面搬在地主吃飯，一面做了個短工，找了個木匠，來修理自己另外一眼破窰，修理費就用了十三塊錢，花去了賣窰所得的一大半。他在地主家裏吃了三十二天飯，自己貼了一口袋山藥蛋，三十斤麥麩來，十多個南瓜，還有九斤豆腐，三升豆子，下來算賬，地主又算了他小米三斗二升，中間吃過兩頓莜麵，臨完又算了他十斤莜麵。

民國三十年六月，大富懷娶老婆，借了地主馮牛牛二十五塊錢洋，娶過老婆的第三天，地主就逼着大富懷把一千斤棗子折成十五塊錢，頂預實，這到打下棗子，大富懷祇收了五百斤，每斤棗價二不為，當時在樹底下出賣，每斤一元五，一元七角，地主除祇算一元五，還要扣他一千斤不足的賠頭，算來算去，地主還說饒了他一毛五分的便宜！

四

說來還去，大富懷還「欠下」地主二十二塊錢，不斷的逼着要，大富懷猜透了地主的狠心，忍痛脫出要賣自己僅有的一令窰山那塊棗樹地，這下可把地主喜壞了，後來因為地主說要活賣，但又不叫中人知道是活賣，被大富懷看破他不懷好心，沒弄成。但地主更逼得緊，沒法又把二十一垧沙梁地賣了還人家。

地主搬到這裏以後，沒帶水桶，自己要箍，又怕窮苦人借用，於是就提出要和大富懷和箍水桶，地主出錢和木料，大富懷出工錢，和使了三年，地主搬走時一聲不吭的弄走了。臨完地主又強佔了大富懷顆的搭棚，大富懷挨了一下，還挨了地主一頓拳頭。

這就是地主階級吸血榨取的證據，農民不會忘記，今天是消滅他們的時候了！

農民底政權

——記堅持敵後鬥爭的××武裝村公所

康慎 謝虹

××，和忻州平川其他村莊一樣，在去年夏秋之間，農民們對多年騎在自己頭上的三十六家奸霸及地主進行了清算鬥爭，一千三百六十畝土地回了老家。

困守忻城的閻匪，向××作捲土重來的瘋狂，在「跟共產黨走才有出路」，「我們跟着不要死」的信念下，農民趙鍋海等××人隨着工作幹部撤離了××。出來了，但沒有走遠，他們懷念着得到解放將近兩個月而又受到摧殘威脅的父母妻子，留戀着才回到老家來的肥美田園。他們白天在××一帶堅持着工作，黑夜則潛宿在金山嶺上。但時折城小股閻匪已由試探性的村外擾亂搶掠而發展為進村搶劫。為了保護羣衆利益和偽頑進行有力的鬥爭，當黃寨敵增兵的當兒，這個村的農民底政權——××武裝村公所正式成立了。

「來吧！我們供給子彈。」

翻騰九月初，忻城頑偽開始行動了，抓伕趕車，出城搶糧，××村的男人們早就跑光了，只剩下些女人，閻匪們任意扣押奸害，把糧食一車車裝走。在羣衆兩次被搶以後，即每天吃過早飯由村長張蘭弟率領，四個人四條槍到又一個村邊上，像獵人般的窺伺着搶糧的閻匪，衛護着自己的村莊。

這天，閻匪根據前兩次的經驗，大搖大擺的推村了。正在裝運第三車糧食時，不知為什麼地方響起了槍聲，子彈帶着嘶聲劃過治村人員的頭頂，閻匪驚慌地扭轉驢頭，十來輛大車只有兩輛裝滿糧食，向忻城跑去。武裝村公所進入村中，佈即着日常事務，天黑即又轉到別處。就這樣，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裏，五次搶糧敵。

武裝村公所的彈藥一粒粒增減少着，羣衆則打拐街（甚至有冒險偷得敵人的）的子彈三粒、五粒交給武裝村公所幹部手中，親切的說：「來吧！我們供給子彈。」武裝村公所幹部們也就用這人民獻給來自敵手的子彈，狠狠無情地向敵人射去。

捉劉玉璧

每次敵來搶糧時，在車輛行列後邊的，總跟隨着一輛草拉的轎車，裏面常常是坐着一個細長身材，黃臉膛，大眼睛，長長的中分頭，四十來歲年紀的傢伙，這個傢伙便是偽聯保長，從村中給走許多糧食，這傢伙指使着匪徒們三天內與支的綁擄了民兵中隊長李四全家，迫害得木匠張東海（清算運動中的積極份子），日夜躲在村外不敢回家。這傢伙叫劉玉璧，七年前就去了忻西南，由漢奸閻錫山派回，任××村公所的聯合主任，因為他是本村人，他熟悉村中各家的情形，因此，給羣衆帶來了極大的威脅。

十月初二，是他父親發引（殯埋）後的第二天，劉玉璧正在豐富的晚餐招待客人。武裝村長張蘭弟帶領着一班游擊隊員，悄悄地爬上牆下到院中，隱約聽到劉和別人的歡樂的猜拳聲，屋門透出的燈光下，刺刀閃閃，但劉玉璧已經不見了。不久，羣衆報告說劉玉璧在張治華家、抽煙，村長、指導員迅速的進入院中，但到屋內時只有張治中一個人，再也不見一個人影。

「快給除這個害吧！」「不除了這個害，活不下去呀！」羣衆們不斷的提出迫切的要求。不可一直到臘月初的夜間，武裝村公所的除自挑着槍，急速地向羣衆探報的方位走去。在一擋東北的搶糧包圍圈，有名游擊隊員從外十丁一擋五個正院，監視着院中的動靜。

隨着猛烈的叫聲，房主人走出來開門，後面一個黑影跳上丈多高的東牆，蘭弟、四全從門道衝進主人的東院，看見正廳的窗下，有個黑影雙手抓住椽子，兩腳勾住椽仰貼在頂上，四個隊員向他低聲叫口，四全舉起槍，刺刀尖戳在獸面光的身上，「玉璧下來吧！」黑影被迫的爬到西房上，又從房上跳下，跳到張蘭弟身旁，游擊隊員們把他抱住，掙扎上來，給他上了綁繩，這時才讓劉玉璧穿上衣裳的身子，劉玉璧是個赤條條的。四天後，游擊隊員們又出現在××村的街上，羣衆們知道消息走到村那邊。天明，羣衆都快地議論：「這些人真辦好事，可給咱除了害了！」

失去的果實又收回來

先是去年閻匪捲土重來，反動的地主們，把農民們分到手的果實——「一千三百六十畝莊禾」的土地奪回去，並收割了。十二月的一個平靜的夜，武裝村公所接受了人民的要求，把盧資虎、盧吉明、盧啓明、盧變銀等大小地主扣押出村，隨後叫出了全部地主，地主們又寫了一個保證書，通知給一個分果實的×全村農民到×村開羣衆會——展開了「反倒算」運動。結果，使得失去勝利果實，又收回來。地主又屈服的寫了：「一家農民受害，十家地主負責」的保證書。

「這就是毛有功！」

今年，正當農民們忙於春耕的時候，敵以優勢兵力，在××村駐下了，地主們伏貼在農民的威力下也不動，灰特務組織起偽村公所、皮自衛團，大流氓杜發全當了偽自衛團長。敵人知道武裝村公所常在夜間活動，也在夜間派出特務準備「打劫」，可是羣衆早把這些事情傳出來，告訴了村幹部們。

三月的一個上午，由××出來四個匪徒，到另一個村某家吃午飯，武裝村公所也從北頭進了村。突然，特務邢四他在三十步以外處甩出一顆手榴彈，我們的一個游擊隊員，——機槍射擊手——下來，立刻偷襲後，邢四結束了反動的一生。而特務頭子杜亮全，也在這次當場被捉住了。

在離人羣不遠地方，一個握個子，高顴骨，有一臉子的傢伙，慌然撤開一家門探看了一下，又很快縮回去，「這就是毛有功！」眼快的村副盧保元早就看到了，猛然闖入院中捕獲了這個漢奸特務。毛有功這狗東西是左城一個惡霸，被日寇收為偽村長，投敵後，又來這裏當了特警隊，算是羣衆中進行破壞的特務。但他終於落在人民的羅網裏。

他們將繼續戰鬥下去

這個武裝村公所建立起近一年了，在一年中保衛了羣衆利益，完成了衍政任務，不避艱苦地風裏來雨裏去，沒有一個動搖，沒有一個犧牲，由於他們堅決的保衛羣衆，同時也受到羣衆的保護，他們的家屬雖然仍陷在虎口狼窩的敵據點裏，但在羣衆的威力監視下，地主不敢撞動一根毫毛。正如他們的實際指導者陳××同志說：「敵人駐在××是暫時的，我們還要回來，跟着共產黨走的道路是光明的，××村中幾百戶的農民，是忘不了我們的，我們要加強對敵鬥爭，早些打回××去。」

四七年九月七日

土造淋水器

吳培燕

第一後方醫院賜會當護士長馮增文同志，鑒於端盆洗手麻煩費時，最近利用虹管原理，製一土造淋水器：用一個橡皮管，排出空氣，盛住橡皮管，置於裝水之甕中，上面做一個蓋，好安置和踏板，用時腳一踏踏板，蓋着抬起，橡皮管裏的水即源源流出。

假啞巴

魏梓錄 曾鳳寫

後勤衆織廠查成份中的故事

早飯以後，工友們正緊張的上工，突然人聲嘈雜：「劉子旺成了啞巴啦，一句話也不能說。」「事情真怪，昨天還能說會道咧，怎麼今天就成啞巴了？」

工友們把這情形告訴了保衛幹事，保衛幹事就叫人把劉子旺找來。劉子旺來了，很多人圍着看，果然他不說話，兩隻眼睛直瞪着。保衛幹事叫他張開口，他裝做很吃力的張開一道縫，叫他吐出舌頭，他只把舌尖伸到牙齒縫裏。旁邊有人故意說：「是中風吧？」劉子旺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哭起來了。保衛幹事用手搔他的腋窩，他不笑，捏他手指，他不哼聲，寫字問他：「你是怎麼啞的？」劉子旺寫着答：「早」起來，因為長出了一口氣，就不會說話了。」

保衛幹事很奇怪，就叫醫生檢查，據醫生說：喉嚨、聲帶和口腔都沒毛病，無法治療。保衛幹事心裏有幾分明白，就又寫字問他：「你到底是怎麼啞的？」劉子旺寫着答：「我今早在出門時跌倒，嘴張了張，就不會說話了。」保衛幹事看他前後答覆很矛盾，就把劉子旺叫到一個屋子裏，嚴厲的說：

「劉子旺，你這一套把戲不要欺騙組織，如果你這樣下去，我們對你就不客氣了！」

晚上，又派兩個工友伴他睡覺，防備發生意外。

整整一夜，劉子旺翻來覆去睡不着，第二天一早，就爬起來在院裏溜來轉去，組長徐通通這天也起得早，一見劉子旺，趕忙說：「你起來啦！」劉子旺沒提防，就說：「早起來啦！」徐通通說：「這不是會說話了嗎？」就跑去告訴保衛幹事；保衛幹事又想起政府給工廠的來信，說劉子旺是興縣交口的大地主，現羣衆要鬥爭他父親，要工廠把他送交羣衆。

開會，叫劉子旺向大家說，他灰溜溜的向大家報告：「我家是個地主，現在各村鬧鬥爭，我有些害怕，沒辦法，才想出裝啞巴，不會說話了，羣衆就沒有辦法。又想逃了織內不要我，我和我女人不回家，住到另外村裏開生產。後來被組織上揭破了。」

工友們看這地主份子的詭計，都氣得喊：「把這階級異己份子驅逐出去，交羣衆處理！」